

花雨園



天 骄


内容简介

老天是故意派他来让女人难看的吗
明明是男儿身，偏生了张闭月羞花的美女脸
她利用他泛滥的爱心混入军营打探敌情
可惜出师不利反倒被他从头到脚看个精光
气人的是，名震西戎的女枭雄被当成东西看待
他嘴上老挂着不跟女人动手的“至理名言”
敢看不起女人，她可是与他对阵的敌军元帅
真不知道他长眼睛是做什么用的
认识她的人都嫌她太过粗鲁不温柔
惟有他认为男人婆的她柔弱得需要保护
在他温柔的呵护下，她一颗芳心慢慢地沦陷
面对男女通吃的军师、凯觐他美貌的士兵
什么保家卫国的重责大任全忘得一干二净
就算要与十万大军为敌，她也要带他回家珍藏……

对红押

改错押

校对押



封面小语

认识她的人都嫌她太过粗鲁不温柔，
惟有他认为男人婆的她柔弱得需要保
护

楔子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封神四十六年正月，洪钟旷雪声中，即将续接帝位的太子卧桑，于策妃之日弃位远渡东瀛，俄顷间，天朝群龙无首，宫变遂至。

宫变后，陷于政乱隐忧之际，皇帝迟不发诏宣揭继位储君，以致太子储位空悬，于是，龙诞九子，九子中余下的八位皇子们，纷纷竞相而起，皆意欲逐鹿东宫，执鼎策国。

风起云涌的波涛间，史家默默隐身幕后，燃起一笼薰香，摊开簇新的卷策、备好笔墨，在烛火下，将那些素来隐于汪洋中的八条蛟龙，一一摊开细看端倪，就不知，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八位皇子，谁终将跃登于顶。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宫变?!”乍听消息的皇八子寰王野焰，难以置信地张大了眼。

“没错，太子在大婚当日弃位了。”军师冷沧浪坐在椅内，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已看过不下十回的密函。

远在天朝边陲，长年戍守西戎地域的雄狮大军，在今日来自京兆的密使乘着快驹进入中军大营，带来京兆宫变的消息后，代替领兵出营的野焰接函的冷沧浪，便十万火急地召齐军中的参谋与寰王旗下的门客，紧急要他们展开商议，并派人出营把野焰给叫回营中，处理这个措手不及的大问题。

听得一愣一愣，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的野焰，实在很难相信全朝拥戴的太子卧桑，会在即将接下帝位的时刻突然弃位，更不明白卧桑会不顾国家与百姓，就这么抛下所有人期望的原因。

怎会这样？这事怎完全看不出半点预兆？东内太极宫的那些人在做什么？怎都没看着卧桑，反倒让卧桑一声不响地暗渡到东瀛去？难道都没有人在事前看出卧桑想弃位的心态，所以才会没人能够拦得住他的这个决定？而卧桑，掌国那么多年来，英明如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弃位将会引发什么后果，他怎可以

不顾大局就这么一走了之，陷整个天朝于可能爆发政乱的隐忧中？

“老大他怎会……”野焰抚着额，“这事发生多久了？”西戎地处偏远，只怕消息传到这，事情都已过了一段时日。

冷沧浪叹了口气：“东内动员了上百名驾部郎中，快马日夜兼程地走了十多日，这才把消息送到咱们手上。”身在远处就是有这个坏处，再新的消息，等传到他们这都变成旧闻了。

“东内有办法将太子追回来吗？”也许事情还来得及补救，只要能追回可能维持一朝平衡的卧桑，那么就还有一线希望。

“追不上也追不回来。”冷沧浪将信函往旁一扔，无奈地摊摊手，“圣上也下令不必追了。”

一时无法消化这消息的野焰，颇受打击地顿坐在椅上。这时帐帘被一名急走入内的男子掀起。

“第二批密使到了吗？现在朝中局势如何？”冷沧浪拉开身旁的坐椅，边问边倒了盏茶给军中第三灵魂人物——花间佐右卫。

“刚走。”花间佐擦着额上的汗，“朝中情况还算好，没有朝臣们先前预估一触即发的迹象，目前是由东西南三内联合制衡。”

“我父皇打算拟谁为下一任太子？”恢复神智的野焰深吸口气，重新振作起精神来面对已经来的风雨。

“这……”花间佐顿了顿，“很难说。”

他微眯着眼眸：“什么意思？”太子一弃位，按理说，父皇就应马上宣布下一任接替的继位者，怎倒会

是不确定？

花间佐娓娓道出第二批密探带来的内容：“宫变那夜，圣上连夜急召刺王铁勒进翠微宫密商。刺王出宫后，随即起驾返回北狄，次日圣上又同时将滕王舒河和翼王律滔召入宫中，两位王爷在离开翠微宫后，就一直保持着沉默，任谁也无法猜出圣上到底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至于圣上要策谁为太子，翠微宫到现在还没有半点消息传出。”

野焰愈听愈觉得有问题，铁勒为何在那个时候返回北狄？如果父皇打算立他为继位太子，那他应该留在京兆里才是啊。而父皇若是要立舒河或律滔其中之一为太子，又怎会两人同时都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看太子弃位都有些时日了，可是圣意迟迟不下来，看来，圣上似乎也还在观望当中。”冷沧浪淡淡推断出皇帝迟不宣诏的原因，同时也头痛地皱紧了一双剑眉。

“那……”野焰沉吟了半晌，脸上忽地露出一抹笑意，“你们认为朝臣们最有可能拥谁为太子？”

“有三个人选。”花间佐伸出三指，“据军中司马所探得的情报分析，西内打算拥皇二子铁勒为太子，东内是打算由皇五子律滔来取代卧桑的空缺，而南内所拥的太子人选则还未定。”

野焰挑了挑眉：“南内不拥三哥为太子吗？”真是稀奇，南内的人不是一直都想把霍鞅拱上皇位吗？怎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反而不继续当推手了？

花间佐想了想，然后犹豫地对他摇摇头：“不一定。”

“什么叫不一定？”看他吞吞吐吐、要说不说的模样已经很烦躁的野焰，干脆一把将他给拉过来，大眼瞪小眼地盯着他。

“那个……是这样的……”迫于他那张会带给男人莫大压力的面容，花间佐只好赶快吐出他想知道的话，“皇三子霍鞅与皇四子舒河为同母所生，也都是南内的人，因此南内可能在他们两者中择其一拥为太子。”

“我都忘了这一点。”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后，野焰放开他，百思不解地搔着发，并以肘撞了撞身旁的冷沧浪，“喂，南内那群爱玩弄权政的老人不推出人选的原因，是因为在犹豫吗？”

“如果我是南内的人，我现在也会为了拥谁而难以抉择。”冷沧浪边点头边分析给他听，“若是没挑好可以下注的人选就仓促表态作决定，那么在争夺储君的这场战争中，南内就败定了。”

这是一场攸关性命和未来的赌博，因此各方参赌者，当然得谨慎评估可下注的人选才下注，不然万一败了，那么就全都得赔上，这种后果谁都担不起。

“看来……南内的希望最小。”听完他的话，野焰愈想愈乐观，“既然东内的人选择为五哥撑腰，那么有了东内的支持之后，五哥就很可能击败众人登上大典。”

冷沧浪却泼了他一盆冷水：“不，最没希望的是翼王律滔。”

“怎么说？”就台面上的情势来看，东内的人继失去卧桑后全力培植律滔，律滔怎可能会败？

“先不要说铁勒已经拥有半片天下，南内本就已经

拥有了霍鞅的南蛮军权，现下皇九子怀炽又投靠了舒河，只要再加上怀炽这名善用手段的好人手效力，那么无论南内是想拥立霍鞅还是舒河，南内的势力都已经初步聚集完成。反观律滔，他只不过拥有东内而已，相形之下，他什么军权也没有，在朝中更没有可支援他的人手。”

野焰的神情变得有些焦急：“怎会没有？六哥不是向来都站在五哥那一边的吗？”

“皇六子风淮不但不肯加入这场太子之争，他还希望诸皇子在新任太子这件事上统统都罢手，以免造成手足相残不可挽救的局面，并要求众人收起剑拔弩张的姿态，静待皇上的旨意。”冷沧浪跷起修长的腿，靠在椅背上深深嘘了口气。

聆听着他的话，野焰虽是不愿承认，但风淮就是那个公私分明的死性子没错，无论私交再怎么好，相信公正廉明的风淮，在这件事上定会不掺杂个人私情而想要力挽狂澜，进而不支持任何一个兄弟。但若是连风淮都不支持律滔，那他们这九个兄弟间，还有谁会去帮势单力孤的律滔呢？

身在皇家，他们这些兄弟间，不但感情疏离得很远，也如陌路般走得很远，若没有两相权衡之下的特别关系或是利益冲突，他们只能勉强说上是有血缘的陌生人。多年来，各自为政，也不互相联系。

但在他的眼里，自小到大，最能体恤、最亲近他这个出身卑微的八弟，也常在他最需要亲情时给他温暖的人，就只有这个排行老五的哥哥，不像某个冷血心残的人……

挥之不去的阴影又再度浮现在他的心头上，那道影子的主人，远不可触又高远得如一座动摇不得的巨岩，纵使耗尽他所有的力气，不管他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奋力向影子的主人迈进，那个人也不会回头看他一眼……

“那七哥呢？”他急急甩去那抹存在心头的暗影，正色地再问，“他愿伸手帮助五哥吗？”现在就剩一个自小就特意疏离所有兄弟的朵湛了，也许这次的宫变可以把他给请出来。

冷沧浪不带期望地挥挥手：“皇七子朵湛就要成亲了，除了他的心上人之外，任何人他都不想搭理。日前朝中王公到他府邸催促他表态，他就只是声明他的中立立场而已，至于其他，他还是一如往昔，什么都不过问。”

“七哥又把他那套明哲保身的哲学拿出来了。”天底下就是有这种人，老把不趟浑水就不会沾得一身黑的格言给摆在口头上，如今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他还是只想要保己而已。

“这是可以理解的。”冷沧浪完全同意朵湛的心态，“成者为皇，败者叛臣。国局如此，当然不可不慎。”换作是他，他可能也会这么做。

坐在一旁静静听着他们商议的花间佐，在听了一段时间后，心底还是存着一个问题。

“王爷，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现下几乎每个皇子都有了打算，谁要自立、谁要投奔，已大致抵定了，目前就剩下他这个皇八子而已。

“你认为呢？”野焰不答反问，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去猜想。

花间佐握紧了一只拳头：“也在太子之争中占上一席？”说不定他也像那些自立的皇子们一样，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踏入翠微宫内坐拥江山。

冷沧浪不给面子地哼了哼：“他才没那么远大的志向。”他要是有那么上进，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野焰笑意满面地一手搭上他的肩：“知我者，沧浪也。”

“那……”花间佐看了看他们俩，有些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后，颇觉可惜地松开紧握的拳头。

“喂，要投效哪方，你得先想个清楚透彻。”冷沧浪收去了所有散漫的神情，神色凝重地拍着他肩头交代，“别忘了在你身后还有整支雄狮大军跟着你，你若投错了明主，那么我们就得跟着你一块沦为乱臣贼子。”

“不用考虑了。”野焰漾出了个大大的笑脸，“在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人选。”

“咱们雄狮大军要投效翼王律滔了是不是？”与他几乎是共用同一条肚里蛔虫的冷沧浪，伸了伸懒腰后帮他接完下一句话。

野焰有默契地对他点点头：“你可以开始摩拳擦掌好好计划了。”

“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帮他？”他已经在心头盘算，该从哪一方面下手才好。

“西内拥有北狄大军做后盾，南内则有南蛮大军当筹码，那么东内多个西戎大军来加入制衡又有何不可呢？”野焰摇头晃脑地说着，不一会，脸上又露出了坏

坏的笑容。

“律滔会非常乐见你送他的这项见面礼的。”嗯，这份礼是够分量。

“小花。”野焰兴高采烈地朝花间佐弹弹指，“去把军中所有的司马和参谋都给召过来，咱们得好好商讨一下，该如何在近期内将西戎一带所有小国攻下。”

花间佐瞪大了两眼：“王爷，你要开战？”

野焰期待地扳着两掌：“为了五哥，为了让东内的势力尽速扩张，我要拿下西边所有军权，一统西戎。”



“天朝寰王要一统西戎？”

懒洋洋趴在软榻上的粉黛，漫不经心地重复着女官息兰方才告知她的消息。一双水葱似的玉手爱怜地把玩着前些日子才从另一个小国那边抢来的天朝贡镜。

“王上正为了这事发愁呢。”忧虑堆满眉头，说着说着，坐在榻旁的息兰又是一阵长叹。

“有什么好愁的？”粉黛不以为意地睨她一眼，回头继续把玩着手中的贡镜，“派兵去和那个寰王较量较量便是。”她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呢，没想到却是琐事一桩。

说起他们西戎这一带，可是年年战火、岁岁烽烟，少一场战事不算少，多这一场也不会算多；而他们伏罗国，更是从开国以来一路打到今日，所以像那个天朝的什么王爷，他想不想统一西戎一带二十小国的这类问题，根本就不须特意来找她讨论，反正就是照旧

例嘛，多个敌国也不会让她的日子过得格外特别，总结一句：打！

“殿下……”充满危机意识的息兰，一手按下她手中的贡镜，千拜托万拜托地请她正经点，“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打不打，而是国内无人敢去和天朝寰王较量。”

“不过是个中原男人，怕什么？”翻了个身，粉黛伸掌勾来榻畔的垂纺，套在她皓腕间的玉钗环套清脆地铮铮作响。

“天朝如果是由他人领军，那倒是没什么好怕，问题就是领军的人不是普通的中原男人。”见她一脸的不在意，息兰只好努力勾起她的好奇心，有模有样地抚着面颊低叹，“光是听到寰王野焰这四字，西戎一带就不知有多少小国主动降服。”

“喔？”水盈的眸子稍稍往她那边游移而去，些许的好奇被勾出来了，“他是什么来头？”希望这次天朝领兵的大将，可不要又是中看不中用。

息兰赶忙把得知的内幕奉上：“他是被刺王铁勒一手带大的天朝皇八子，同时也是刺王铁勒所训练出来的天才军事家。”

垂纺内的佳人在听见那如雷贯耳的嗜杀名号后，顿时自榻上一骨碌地跃起，急躁地一把掀开纺纱。

“他是铁勒培养的人？”真没说错？好端端的，天朝为什么要派出这种人来？那个铁勒可是能将类似天朝那种大国在一夜间夷平的悍将，而那家伙所带出来的人，绝对不可能会是泛泛之辈。

“嗯。”息兰大大地点了个头，“现在你终于知道王

上为什么头疼了吧。”

粉黛一手抚着下颌沉思：“这个寰王打起仗来跟刺王相同吗？”千万不要告诉她这两个兄弟都是一个样喔，如果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那种，那她会考虑马上叫父王在国家被扫平之前就投降。

“不同，大大的不同。”这个息兰可就背得很熟了，“他跟刺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刺王总会精心设计一场战役，为求全面歼灭敌军而小心谨慎，而寰王打起仗来，则是又快又猛，有如野火烧过，所有的战术都是他临时在战场上想出来的。”

粉黛狐疑地挑高了黛眉：“这样……能胜吗？”没做好万全准备就上战场，这男人行不行啊？

“他已经连连拿下数个小国了，再过不久，统领天朝雄狮大军的那个男人，在拿下波盘陀后，就将挥军大举进攻咱们还未受到战火的伏罗国。”那个男人不只是行，他还很行。

“喔。”她淡淡应了应。

息兰期期艾艾地盯着她：“殿下，王上他……”

“休想把我劝上战场去。”她笑咪咪地先打回票，“你可以死了那条心了，本公主才不会去做这种折磨自己的事。”跟一个无法预计下一波战术的人打？她可没本钱去赢。

“为什么你不肯去？”息兰垮着一张脸，“这两年来你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从一个骁勇善战的伏罗公主，变成主张和平的卫道人士？”打从她高挂起战袍后，她就不参加任何战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她有这么大的改变？

粉黛冷冷低笑。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主张和平的卫道人士，她只是不想到那种沙尘滚滚、牲畜马匹、杀戮征伐、汗水血污四处充斥的地方打滚，更不想回到那个她连做噩梦都会梦到的地方。

“首先，我不喜欢失败。”她伸出一只玉白的纤指，“既然那个叫寰王的那么厉害，我干啥要去自讨苦吃？你是想叫我成为伏罗国的千古罪人吗？”虽然这种强敌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但也不是能够闹着玩的，一个不小心，输了颜面事小，但若赔上了国家可就罪过大了，她不要去担那种罪名。

“还没开战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败？你也领兵打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不下百来场，全西戎的人都知道，只有你最有希望可以胜过天朝的大军！”

她充耳不闻地挥着小手：“不去，说不去就不去，你也不必捧了，因为就算你捧得我再高兴我也不会去，去叫我父王另请高明。”

“别管颜面那种虚无的东西了，一旦国破家亡，颜面还能值些什么？它能赔给你一个国家吗？”息兰急急将她拉起，试图灌输一点责任感给她。

“其实……”粉黛抿着唇，踌躇了半天才又低吐，“我不愿去还有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

“我讨厌去战场上跟一堆闻起来跟骆驼没两样的臭男人混在一块，那种骚味，恶……光是想到我就浑身不顺畅。”她咋舌地摇着螭首，愈想愈不舒服地频搓着两臂，“在闻了那股臭味那么多年后，好不容易回到宫中呼吸到正常的空气两年，我可一点都不怀念那种臭

味。”

息兰差点气结：“你、你……”骚味？她到底是把男人当成什么东西？

“况且战场上净是漫天刮脸的风沙，还有一山又一山数之不尽的刺硬碎石扎人脚底。我在宫里待得好好的，何苦去找罪受？”说到后来，她更是觉得满心的不平，“你想想，我是女人耶，那种会弄得一身脏兮兮的事，为什么国里的男人不去做偏要找上我？跟着军旅征战后，不要说那一身的脏污要洗到何时才能洗干净，说不定连个净身的地方都找不到，我才不要把自己弄得又臭又脏。”

在她的记忆里，男人向来就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生物，无论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只要是男人，他们身上就会有一种怪味，而那种味道，很臭，尤其是在战场上成天与马匹处在一块的男人，那就更臭了。就算是她命所有人都要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洁净，仍然还是臭。

这不是她的嗅觉有问题，也不是她太过挑剔。只是她从小就生长在脂粉艳艳的女人堆里，看惯了貌美干净，闻起来又香气袭人的女人后，叫她到那种各种怪味充斥的地方，去和那群好像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净过身的男人相处，这叫她怎适应得过来？

况且那种颠沛的军旅生活，折磨人得很哪，就连想要保持十根指头都干净无垢也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更别提那些汗臭、尘污、牲畜的腥膻……恶，太不舒服了，光是想想她就觉得那跟噩梦没两样。

息兰颤颤地指着她的眉心：“说了老半天，就……

就只为了你的洁癖这个主因？”

“是啊。”她十分认真地颌首。

“殿下……”洁癖重要还是国家重要？她怎老是分不清轻重？

“烦。”粉黛在她拉长苦瓜脸之前，别过头去不看她的可怜相。

她不死心：“国家兴亡……”

粉黛也接得很快：“我不是匹夫，我是女人，再说一次，不去。”再继续过着那种动刀动枪的日子，万一以后没人敢娶，她嫁不出去怎么办？

“那……”息兰很委屈地拿出藏在袖中的“烫手山芋”，“这个该怎么办？”

“这东西你哪来的？”盯着那只由她父王授与的帅印半晌，粉黛终于闷闷地出声。

“王上刚刚把它推给我，叫我硬塞也要塞给你……”息兰可怜兮兮地吸着鼻子，两泡泪水还隐隐在眼眶里打转，“倘若我没塞成，王上说他一定会在天朝大军攻来时，把我五花大绑地抬到最前线去插着，当第一个殉国的英烈。”

她不甘不愿地紧咬着牙：“糟老头子。”明明知道苦肉计对她最有用，还特地叫人来演给她看争取她的内疚感和同情心。

“殿下……”息兰又是一副掩袖泫然欲泣的模样。

粉黛无奈地仰天长叹：“寰王什么时候要攻打波盘陀？”美好的日子就要过去了，在出发之前，她说什么都要先去洗个香喷喷的澡，好留作日后的安慰和纪念。

“三日后。”息兰不明就里地答着，不懂她干嘛突

然问这个。

粉黛听了后，二话不说地翻身跃下床榻，在矮桌旁东翻西找了一会，然后费劲地从底下拖出一只大木箱，开箱后抽出数卷绘有军事地形图的羊皮卷，仔细研究到时该藏身在哪个地点较妥当。

息兰探首探脑地站在她身后：“你在做什么？”

“准备出门啊。”粉黛理所当然地回头赏她一记白眼，“就算要打，我也得在心里有个谱吧？不先去探探他的实力，难不成你真想让我当个亡国奴？”

“我马上去准备出城！”



好臭，又是这种臭气冲天的可怕怪味，她干嘛要来这种臭死人不偿命的地方受罪……呸呸，嘴里还有两口不小心吃下的沙子……她就说她讨厌这种地方嘛。

“殿下，你就别再皱眉头了。”伏趴在沙丘后的息兰，在粉黛的小脸上又开始出现眉心打结的情况后，叹息连天地压下她的身子叫她认分点。

冒着极大风险偷偷跑来波盘陀战区观战的粉黛，此刻的心情真是郁卒到极点了。早在跟息兰跑来此地观战前的数日，那个她想探知底细的寰王竟不按理出牌，完全不按照探子所探来的日子攻打波盘陀，毫无预警地提前开战，在她赶到战场上时，雄狮大军已拿下了波盘陀无数座小城邦，让她失去了可以观看寰王攻打城邦战法的机会。仅仅只能来到波盘陀最后一座尚未被攻陷的国城，在这里趴着研究那个害她错失良机的男人接下来会怎么做。

而这一趴，她就趴了两日。也让她一头雾水地足